

李国香文集

(1921—1990) LIGUOXIANG WENJI

第一集

上卷

维吾尔文学史

维吾尔翻译史略

十二木卡姆史略

维、汉翻译之技巧

下卷

维吾尔研究文稿



李国香文集

LIGUOXIANG WENJI

(1921-1990)

第一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国香教授（1921—1990），笔名斯纪，甘肃省武山县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是研究维吾尔语言文学、历史的著名专家，也是外国文学和维吾尔文学的翻译家。他精通英、法、俄、波斯四种外语和维吾尔语，治学严谨、勤奋研究，学术上卓有建树。他撰著了国内外第一部维吾尔文学史，并有诸多外国文学和维吾尔文学的翻译著作。

李国香教授曾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外国文学学会顾问、甘肃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甘肃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本书收集了李国香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翻译著作和部分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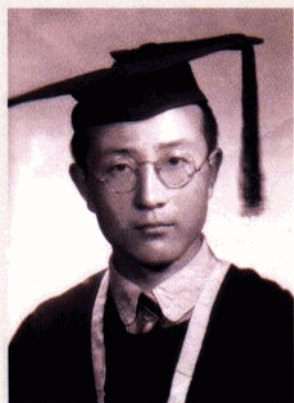




初中时摄于甘肃酒泉（1936年）



抗战时期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
（1942——1946年）



1946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
获学士学位



与妻子李荷荷合影（1950年）



与孩子们合影：
长子李深、次子李汀、
三子李岗（约在1974年春）

与岳母、妻子合影
（约在1950年）





50年代初，开始在西北民族学院讲授维文



1961年带学生在新疆伊犁实习（于1961年5月1日）



文革期间，在甘肃工业大学
景泰一条山农场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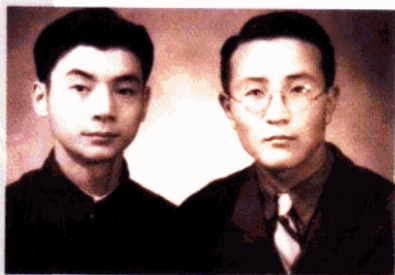
与次子李汀合影（约在1978年）

与西南联大同学、挚友，著名
外国文学专家贺祥麟教授合影
(1986年，广西桂林)



1979年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学会议，与西南联大同学、著名外
国文学专家袁可嘉、藏族语言文
学专家王沂暖教授在昆明翠湖公
园合影

同西南联大同学、
挚友韩德彰于昆明
(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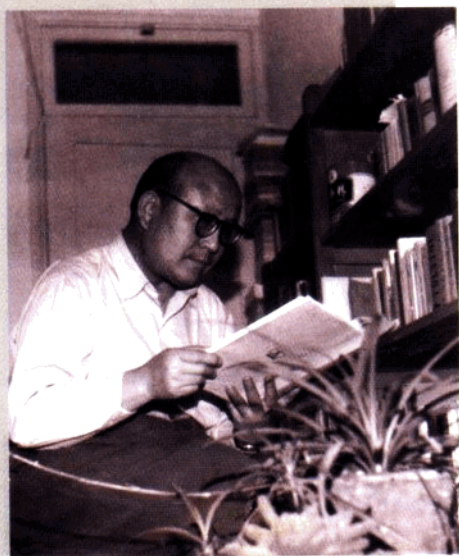




全家福（1988年初冬）



1990年10月，参加西北民院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同谷苞、郝关中、刘文性、郝苏民、马鸿坤等先生留影，时年69岁



在书房（约在1984年）



给维吾尔同学作辅导（1982年3月20日）

序 言

盼望已久的《李国香文集》即将付梓，作为李国香教授的挚友，我怀着无比虔敬的心情为文集写这篇序言。

—

李国香（1921—1990）是我国著名的维吾尔学专家，同时还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他的一生，既反映了现代中国从旧社会苦难重重走向新中国繁荣昌盛的时代精神，也表现了他自己艰苦奋斗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个人特色。我与国香在

抗日战争中为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同窗砚友，二人情长谊深，堪称莫逆之交，终生好友。回忆挚友的往事，我感到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李国香是一个看似平凡而实际上非常不平凡的“奇人”。他的“奇”，首先“奇”在他突出的语言能力。他除了对中文和维吾尔文有很高的造诣外，还精通英、法、俄和波斯四种外国语文。一个汉族人，一直生活在祖国的西部地区，甚至没有出过国门，却能够精通六种语文，这简直是奇迹！过去我国确实有极少数大学问家，例如陈寅恪、刘文典先生都掌握了许多种外语，但是他们是“大师”级的学者，他们的外语都是在国外著名大学里学得的，而李国香则不同，他掌握这么多种语文，全部是在国内大学、甚至是靠自学学得的。这一情况在我国非常罕见，非常难得，李国香之“奇”就“奇”在这里。然则他又如何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是靠他的语言天才吗？不错，国香的天分确实不差，他很有语言才能。但是，国香之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还不是靠天分，而是靠他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他非常“平凡”，而又非常不平凡。他是我所认识的一切学者中最顽强、最能吃苦、最刻苦钻研的人。他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像我国古代苏秦那样“头悬梁、锥刺股”来强迫自己读书，但他的勤学苦读精神却是我见过的一切同辈人所无法比拟的。他每天自黎明至深夜，除了吃饭和睡觉等必要的生活节目外，几乎把其余全部时间用在做学问或工作上。他是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不停地在耕耘着；他是一个不畏艰险的水手，一年四季乘风破浪，航行在学问的大海洋上。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休息，几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做学问和教书。他长期严重耗损自己的体力，夙夜匪懈，废寝忘食，直至1990年12月18日猝然患脑溢血而逝世。国香之“奇”也“奇”在这里。尽管我不能同意他这种“超级”刻苦、完全不知爱惜自己身体的拼命精神，但

我却无法不由衷地深深敬佩国香的这种为了祖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和奉献精神。伟哉中华，五千年来英雄辈出，乃能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在这个世界上，国香在平凡中见伟大，我认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千千万万个具体体现者之一。

二

李国香于1921年6月出生于甘肃省武山县龙泉乡百泉村的一个农民家。由于家庭贫苦，他自幼便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六七岁时，他开始上私塾，一连七年在私塾里接受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教育。这对他大有帮助，使他掌握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毕生受用不尽。虽然还只是一个孩子，他好学深思，白天在私塾学习，晚上在家里一盏昏黄的豆油灯下自习。之后，他才进入正式小学，读了两年书，就毕业了，升入酒泉的一所中学。初中以后，他又于1939年夏考入抗日战争时重庆的一所著名中学的高中部，并于三年后毕业。

1942年暑期，李国香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我国当时的第一流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为外文系。这是他一生从事学问的转折点。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临时在长沙组成、不久即迁往昆明的著名学府。这个学校有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和名师，其中不少人还是“大师”级的硕学鸿儒，例如前面提过的陈寅恪、刘文典，还有朱自清、闻一多、唐兰、罗常培、王力、冯友兰、吴宓、陈岱孙、杨振声、冯至，以及英国学者和诗人白英（Robert Paine）等，个个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至于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后来都去了美国，成为诺贝尔物理学的得奖者；邓稼先则于新中国建国后成了我国的“两弹之父”；文科学生如穆旦

(真名查良铮)、袁可嘉、郑敏、杜运燮和辛笛这五个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诗人，全部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他们连同另外四位诗人，后来一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九叶派”，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西南联大之人才辈出，由此可见。正是在上面这些名师的指导、启发下，在这些有突出成就的同学的鼓舞下，在整个学校浓厚学术空气的熏陶下，李国香茁壮成长。

我是1940年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按年级说比他高两班，本来不容易和他认识。可是事有奇巧，联大的学生宿舍是不分系别也不分年级混住的。国香在三年级时，正好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一“小房间”里。我们住的是茅草棚大间房子，每所宿舍住四十人，睡的是双人架床，共二十个架床。这四十人同睡一个大茅草棚“统舱”宿舍，实在太不雅观，也不方便。于是同学们乃将每两副架床中间放书桌，一边是窗户，另外三边统统用被单或毯子挡起来，使得每四个人的两副床共同组成一个“小房间”。我与国香即一同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二人都在下铺，都坐在床上（没有椅子）面对面自修，久之乃成为挚友。

国香的刻苦自励、拼命学习的顽强精神使我震惊。除了上课和吃饭睡觉等以外，他每日黎明五点多钟起床（一般学生都是七点才起床），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自己座位上，刻苦学习，雷打不动，直到深夜熄灯。他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任随什么也难以干扰他。他真正做到了古人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西南联大名师如云，我们的法文课程共有五个组，分别由五位老师主持：吴达元先生是当时的法文界泰斗；闻家驊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胞弟；林文铮先生是蔡元培的女婿；陈定民先生是法国语文专家；而李赋宁先生则精通英文，兼及法文。总之，个个都是第一流的权威学者。这五个组当中教学最严格、最难读的是吴达元先生的那一组。国香偏偏就选了吴先生教的那个班学习。说来惭愧，我当年选的也是吴先生的法文

课，比国香早两年，但是我每次的法文成绩都是平平，叫做胸无大志，只求及格而已。国香则不然，他每样功课都是出类拔萃，法文在吴达元先生多年来教过的班上，为成绩最高、打破了历年纪录的学生。只此一点，也雄辩地说明了国香超人的勤奋和他罕见的语言才能。

欧洲有句格言，说“罗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国香的博学多才也同样如此，是几十年寒窗，一点一滴堆积而成的。真是“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就是他的这种“拼命三郎”精神，第一步是从小开始，然后是在西南联大从学习英国文学和法文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了“大器”，“修炼”成了一个学有专长的大学者。他的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他于兰州解放不久在兰州大学任教时，改弦更张，重新扬帆远航，学习维吾尔语文。有一次偶然之间，他翻阅了一个英国学者写的《鞑靼千年史》，书里说中国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的研究等于零。这句话震撼了他的灵魂。像鲁迅当年下决心弃医就文一样，李国香这一位中国的青年学者，激于民族自尊心和忧患意识，又激于工作需要，下定决心作出重大牺牲，暂时放下自己多年来从事的英国文学专业，从头开始学习维吾尔语文。俗话说“六十岁学吹鼓手”，形容老年时重新学一种新的技艺之困难。可是，李国香当时年近三十，这三十岁学维吾尔语文又容易吗？我真不知道国香在这样的年纪如何能重起炉灶开始向维文进军，后来竟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为了掌握国外的科研资料，加深自己对维吾尔文学的研究，他又自学了俄语和波斯语，并翻译了大量国外的维语资料。他孜孜不倦，泛舟学海，终于在六十岁时写成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维吾尔文学史》。在西北民族学院，他还开设了维文文选、维汉翻译与实践、维语语法等课程，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他的学生遍布中国的大西北，他为我国的维吾尔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教育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丰功伟绩，光耀万里。

应该大书特书的是李国香在撰写《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功绩。在我国维吾尔文学的研究上，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被我国学术界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维吾尔文学发展历程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部书于1992年出版时，新华社曾专门发了电讯，报道该书的出版，《人民日报》和我国许多重要报纸均刊登了这一消息。新华社的电讯说：“《维吾尔文学史》是李国香先生倾注毕生心血获得的重要成果。三十多年来，他查阅研究了大量汉文、古维文的古籍史料和英、法、俄、波斯文的文献资料，并精心考辨，为维吾尔文学的发展断代、分期，阐述渊源，梳理脉络，评述作品和作者。”^①由于维吾尔的历史及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里程非常复杂，资料零散，再加上古维文的拼写迭有变动，便给维吾尔文学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另外，编写这部文学史，必须同时精通古代维文和现代维文，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见。更有甚者，维吾尔文学里有一个诗歌的大海，要把这些古代和现代的诗歌翻译成中文诗，真是谈何容易。李国香是这方面的拓荒者，他把艰涩难懂的维文诗歌，翻译成忠实、传神、典雅的中文诗，呕心沥血，字斟句酌。这需要多坚强的毅力，他的贡献又多么巨大！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念及李国香这一位先行者在维吾尔学研究方面的巨大功勋，我愈益感到国香的可敬可佩，感人良深。

李国香有着高超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拥抱了学问，但他又决不是一个只知死啃书本不问外事的书虫。他的思想从来都应和着时代的节拍，不断前进。早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就关心国家大事，追求进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李国香积极投身于

① 《我国第一部〈维吾尔文学史〉出版》，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12日。